



先秦 — 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中國野史集成

續編

錢謙題



巴蜀書社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編委會
四川大學圖書館 編

·先秦——清末民初·

中國野史集成續編

25

巴蜀書社·中國·成都

目 錄 (第二十五冊)

續明紀事本末	一
勝朝彤史拾遺記	一五六
海上見聞錄定本	二〇七
閩海紀略	二五二
嶺海焚餘	二八一
從征實錄	三二五
魯之春秋	四〇五
三藩紀事本末	五七七
靖海志	六三八
臺灣鄭氏始末	六九四
靖海紀事	七三二

續明紀事本末

趙賢

續明紀事本末

目錄

卷之一

南都兵事

卷之二

馬阮奸跡

卷之三

太子之讞

卷之四

四鎮之亂

卷之五

左兵之叛

卷之六

浙海遺兵

卷之七

閩海道兵

卷之八

江西之亂

卷之九

荆湘之亂

卷之十

兩廣之亂

卷之十一

四川之亂

卷之十二

歸漢之亂

歸漢之亂

卷之十三

永歷奔亡

卷之十四

永歷焚廟

卷之十五

諸方義旅

卷之十六

東南殉節

卷之十七

李孫之兵

卷之十八

自成遺亂

續明紀事本末

續明紀事本末

凡例

一谷氏原書筆勢高簡持論尤核續編絕不能謀而隸事尤繁永歷十餘年採擇尤繁部意西南文獻凌遲久矣存之以俟通人之取非敢云善本也

一

廟號皆準朱子書我太祖皇帝之例伏錢親王其始並稱封爵後則省之以符史例亦不蹈沈氏別裁詩選之失其書降臣降將亦許遺貲臣傳及

聖代記小腆紀年之義例惟洪永時吳三桂既叛其君更絕其神趙之龍鄭芝龍陳邦傳

劉永允必死其君田雄馬得功張國柱高得捷躬為叛逆或生執其世子妃孀罪

尤難賈故特書叛臣叛將以殛之

一春秋內諱而乾時之敗據事直書我

朝永平岳州之兵

一論亦宜親王大臣之覆稿不以自私而見小故續編於渡江後勝負之狀不為諱語亦

續明紀事本末

卷之

不敢抑揚附會自取罪戾

一福藩之立碑政固難枚舉稗史瑣談亦多難信故特以兵事為綱而間及晉亂

之狀庶幾較嚴於例爾

一閩浙之兵雖相附麗然張魯鄭唐其實終別故漸以張終閩以鄭附以昭別一

其部西諸軍凡與魯王周旋者皆識於浙而略於閩並非亂例

一永歷之時東南更亂區畫良難故準張氏三藩紀事之例各即其省治分之惟

張氏原本頗有未備之處續編諸事稍多故所分亦較繁其湖南北廣東西陝西

甘肅或並三省為一卷或以附書以事多首尾不宜割裂陝甘事又較少不復能

自為卷也

一紀年之法在宏光者用大書閩浙粵則以我

朝年號冠之而分注其改元於下亦不用僭偽等字謹遵

欽定通鑑綱目續覽之例以昭為下不倍之義其臺灣稱奉年號久乃去之亮其志也若

西山之賊雖奉明號實亂人也故不之與

一簡史於周禮漢獻並稱王帝不復其真宋史未詳其何尤善蓋既見其

不終亦不情諸傳亂其編於安光諸帝並以是書不敢蹈前人之失

一明末變端紛起事實不能盡確故五指之便臺海之變並有其說以守傳疑之

訓而輯王賁偽及太子之獄出入尤甚故特識之論中

一有明之末因國失死之臣忠節燭然從前拘於忌諱或加以惡詞恭讀

高宗純皇帝聖訓及專論通論之贈

如天之度喪及廢道是謂代所能比其萬一故續編得以導揚

聖德雖事道書一統從前之陋其不書楊維垣輩既有傳疑之言不敢率也

一越兵之人谷氏舊無此目其忠義又不可沒爰仿江南義師始末而書之然或

真譽大或不久降附或其心實非為明則削之如宋權李鑑黎玉田及天津巡

撫總兵官之於北直隸李廷泰姜瓖於山西潘上良張鳳翔盧繼祖趙繼鼎於

山東李治劉孔昭周應龍趙麟趾於南直隸田仰柏蔣鼎順虎臣於浙江張啓祥鄧

雲龍曹志驥汪文生崇謙潘王祐彭坤陳九思於江西羅南生許志遠曾度於福

建明紀事本末 卷首

建寧希明楊繼棟於四川興遂於廣西雖列其事然義兵之名則不之乎昭其明

也又如夏隆江鎮鼎運城壁為死為降不能臆斷亦未傳疑之訓而不之予其

慨然於亡滅之後者如孫夏峰順寧人黃黎洲徐世名沈文光若爾人則亟錄之

亦前史書祁原王保保之例也然亦不敢濫云又如山東之滿家洞閩粵湘楚川

黔滇桂亂民盜種託名揭竿苗寨土司乘機煽亂本非故主之思奚容俱列乎其

有孤身一旅輾轉於干戈島寨之中百折不同姓氏已逸則述無可述蓋書闕有

間矣

一抗節之人專紀南渡者紹谷氏也書法以省統府以府統州縣衛所其一役而

死節特多則聖其節烈最著者為綱而附以同類不得已乃以官秩為次其或府

州並無其人則即其縣衛而特書之不如恐致冗逸其去取多本明通鑑小賾

紀年諸書欲窺全豹自有專紀殉節之編在

一張李皆亡明之賊然就君之罪李大於張李定國擁張之遺推戴永歷至死不

變故次以李孫之兵而殿自成道亂於宋其序張李而起武昌監亭者前此谷氏

有紀也惟通城之死雅布蘭之功谷氏書之少誤不得已略正之

一近賢之紀明事者大都搜羅考訂各極其長間有訛誤亦不害其全體故續編

有所取法其或少有同異不復合於諸說亦頗費考校然在田儉人也讀書不多

才識尤味遺悞梓必不能無或更敝於前人所望海內君子恕我瑤篇其不

逮則幸甚

建明紀事本末 卷首

崇禎十七年春正月山西亂兵天下風淮撫路振飛使金野桓守徐州周仕鳳守泗州周爾敏守清口國兵兵驍牛酒得士數萬三月賊知府鞏克順至淮安巡按御史王燮璣之俄聞京師陷振飛集眾泣曰代我將至將縛我以降乎抑誓守乎眾皆哭乃散漕糧校坊團與焚治兵固守夏四月南京兵部尙書史可法以兵討賊莊元宸一夕七次至以促之可法次浦口以立宏光帝遣王燮執賊防禦使呂爾周於淮安爾周焚座主也責以大義爾周之振飛擊賊將董學禮於宿遷賊之擒爾周於淮安爾周之河斬趙濟等五月庚寅福王監國於南京宏光帝以史可法爲太保大學士兼兵部尙書起復總督理京營戎政督撫士英東閣大學士楊嗣昌等總軍務使兵部員外郎萬元吉官諭各鎮以張應元爲承天總兵官職散仍鎮於江甯各御史祁彪佳安撫江南止江西總督袁繼威兵入援左都御史劉宗周上疏略言今日之事非討賊復仇無以表陛下渡江之心非決策親征無以作忠義之氣因陳討賊次第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一曰據形勢江左非偏安之業宜進圖江北淮安鳳陽安慶蕪湖雖立重兵尤重在鳳陽駐親征之師東扼淮徐北控豫州西顧荆湘而南去金陵亦不遠以此漸進漸趨齊必當響應一曰重屏藩遠不具論即如淮陽數百里間兩節鉞不能禦亂則一撫一鎮皆可斬也詳見一曰慎爵賞今將悍兵驍已非一日陛下親征所至應問士卒甘苦而身與共之乃得漸資騰飽各帥封賞孰宜孰濫宜略收奪夫左帥以恢復封高劉逃敗而亦封武臣既濫文臣隨之外廷既濫中樞從之臣恐天下聞而解體也一曰嚴舊官肅京既陷從逆棄職之徒宜別其罪其徘徊於順逆間者尤宜誅絕行此數者於討賊復仇之法亦略備矣又疏賊蹤蹣跚直逼京師大江已逼二三督撫坐視君父危亡不援一騎新朝既立宜遣六師不然應遣一使問道北進檄燕中之父老起塞上之名王共徵仇恥而諸臣又不出此紛紛制作盡屬虛面將置南中而目於何地乎詔付史館大學士史可法請罷南京鎮撫參將勇銳定制如北京侍衛衛衣裝儀軍校並宜人伍毋允餉鎮撫官不必備從之吏部尙書張慎言陳中興上議曰節鎮曰親藩曰開屯曰牧逆曰僞命曰褒卹曰功賞曰起廢曰懲貪曰清平詔嘉之兵部尙書協理

戎政張國維請建三輔以藩南京而以京口爲東輔蕪湖爲西輔京師爲中輔各設重兵守之不果行俄去職詳見馬御史郭維翰疏明御極將三旬而雪恥除兇收拾人心之事未之或舉今僞官縱橫於鳳泗曹拏搶擄於瓜儀英掠漸及江南而廟堂不聞動色惟以漫不切要之務督議贊贊之令內外諸臣洗滌肺腑一以辦賊復仇爲事報聞以趙光遠光四川總兵官分江北爲四鎮詳見四鎮設督師於揚州節制之以太監盧九德提督京營以鄭鴻達爲總兵官鎮九江以黃蜚爲總兵官鎮京口時叛將吳三桂已乞師於

大清攝政王多爾袞入京師示諭江南削髮違者屠之英親王阿濟格及三桂西追賊勢史可法自浦口歸謁宏光帝於內守備府宏光帝色親思去可法止之請素服郊次發師北征示天下復仇之意宏光帝唯唯及及位馬士英驍人詳見馬士英驍人督師揚揚許之京師譁異曰何奪我史公太學生陳方策諸生盧渭上疏淮揚門戶也京師黨與也門戶有人堂奧豈可無人不聽以叛將趙之龍提督京營戎政之龍達與政己已史可法辭朝詔百官郊餞以總兵劉肇基于永綬李棲鳳下從善金聲桓張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天祿謀其戲舉人李璵主事何剛爲監紀諸鎮並受節制可法去劉孔昭馬士英益無忌高宏圖張慎言遂不能安其位可法以應廷吉等爲黨屬使詢帝后梓宮尋命祭鳳泗陵畢上疏北顧神京山河頓異陛下踐祚之始祇謁孝陵哀動行路若使躬謁二陵親見鳳泗蒿萊死亡略盡悲憤又當何如伏願堅此一心慎終始始處深宮廣廈則思東北諸陵魂魄未安享王食大庖則思東北諸陵妻飯無展展圖受錄則念先帝臨淵集本何以忽親危亡早朝晏罷則念先帝克勤克儉何以忽墜大業若不思遠略威令不行東南一隅未可保矣大學士高宏圖請定都山東示大舉討賊時分守睢陽道丁啓光副將盛時隆以兵執賊管河同知陳奇商邱知縣賈士俊拓林知縣郭經邦鹿邑知縣孫隆澄當陵知縣許承蔭考城知縣范萬夏邑知縣尙國俊殺之謂以丁啓容爲太子少保兵部尙書督河南勦寇勦農諸務容容先以畏賊大敗於朱仙鎮視賊爲充爲事官至是驟提職使赴河南宋國福撫淮安經路振飛趙建得免侯代未至僞防禦使武備至賊黨輩其禮儀之徐州舉人閻爾樹大罵碎其膝執爾樹下之獄振飛使臨城守備王某擊學禮於宿遷敗之執攝送南京大享兵義士聞者鼓舞

史可法疏准安官民固守賊雖主碎之使主碎之使董學禮自邦政不敢前東南安撫
設勇衛營以太監李國輔為監督復督官內官祿陸國子監典簿李懷疏爭之不
報封吳三桂為薊國公不知其已降 九江總督袁繼咸言陛下即位雖以恩澤收人
心尤必以紀綱肅衆志益君德以剛毅為先不可使太阿倒持臣慮春冬之間淮上
能無事請奉六龍為指濶之行宏光帝難之姜曰廣言不可無此心又陳大計言金陵
恃大江而淮南江北為之障金陵咽喉在揚州而湖南襄陽為之門今江北苦亂兵湖
南千里遼遠宜使重臣選吏緝民通商收巴蜀之貨利襄陽古今所爭必設鎮宿
兵聚糧機修城郭其器械不可不早也襄陽守將可自宛洛以圖關中淮南江北守則
可自歸德以圖河南亦可自蒙城以圖河北又言宋高不用李綱趙鼎而用汪黃秦湯
偏安一隅幸耳國難雖深老成尙在若劉宗周吳桂黃道周楊廷樞韓廷秀使早用其
言何至今日語皆洞切馬士英謂刺已惡之繼咸又遣朝士書言左兵不可不備宜重
督撫權示維制士英不省卒至九江之變 是月阿濟格破賊望都清水河盡下保定
真定固關明北直地盡亡 六月給事中錢啟忠疏論兵事反復千百大意請宏光

結明紀事本末 卷一

帝親征斥諸臣忠忽詞意激烈詔斥之 副總兵劉洪起在河南與沈萬登李際遇于
大忠皆以士豪擁集寨大忠據嵩縣之屏風性凶悍際遇善即登封之玉寨嗣之而
反復兵賊至并請降萬登踞汝州侯而後是年春萬登部殺劉洪起乃率郭黃勝
金卓趙晉發圍汝州城中食人彭德推官陳濟夫為兩解萬登不可洪起破汝州殺萬
登 賊黨袁宗第聚眾至洪起走左良玉軍宗第踞城五日逆洪起復入潛夫使入
杞縣執賊官偽巡撫梁際遠洪起遂渡河大破賊於柳園於是南至楚北至大河皆
奉洪起自居於汝齊濟官都司李元和亦殺偽官為明與潛夫皆入告且請頒詔諭軍
民馬士英不聞多爾袞機謂不知南中已有君臣不措意諸臣亦惟議守江置山東
河北如敵土史可法獨請以監國即位詔示西北乃頒書於山東河北河南以杜宏域
提督大教場楊仁宗領安慶黃斌卿領京口吳志葵守吳淞趙光遠提督四川給事中
陳子龍請募水軍曹陽陷折代通京師臣即與長樂知縣夏允彝中書舍人宋徵璧以
私財募士海濱以海舟入援及先帝崩益思復仇然必保江淮為根本則水師不可遲
海舟尤不可缺使江南諸郡共為門戶萬人亦不難教又疏陛下當臥薪嘗膽肝食宵

衣諸臣亦以報仇為事臣聞河北山東義旗雲集拭目以望南都其心固不忘明
也朝廷外置之何以收三齊扼守之誠燕趙悲歌之士乎伏望速開京營節江口大
集舟師京口蕪湖相視險固使天下曉然於親統六師之意且使一軍自河洛出通關
一軍攻武關出廣漢而巴蜀燕晉之師濟之則逆首可致又晉臣入國門再旬人情清
否無異平時清飲漏舟之中痛飲焚屋之下臣不知其可也不聽 初史可法清江留
其將十永綏劉肇基陳可立張應夢騎兵千屯京口浙江都司黃之奎兵亦至永綏軍
無律居民忿忿執數人沈之其營以為浙江兵殺之座崇崇門守備李大開呵之不聽怒
抽矢射之騎軍遂殺大開焚掠四出焚民居十餘里死者四百餘撫鄒彪往戢之乃止
宏光帝使永綏等如史可法軍聽命因詔客兵所次皆受督撫節制以王發巡撫山東
以邱為山東總兵官尋死 之 安肅巡撫張亮疏賊勢可圖請解職視所向以進
討又言晉南北之界惟恃一河若賊自河南至則無險可守今聖斷者且飽戰而販賊
果渡河之臣所司何事略無稽察不為意塘報陝西地盡陷於賊亦不問我肅親王
豪格自大名招彰德衛輝懷慶屬邑多下衛王由檄等降東至德州濟王走死降臣王

結明紀事本末 卷一

永綏為招濟南降之史可法以四鎮故止江上不能進王發亦不能北 秋七月給事
中章正宸疏今之江南視晉宋尤難而偷息處幸臣錫鑒不聞獻俘武臣私門不聞
公戰老成引退不聞納諫諸生推堂不聞請纓以此為新朝氣象臣未之聞今惟以進
取為第一聞河北之人爭殺偽官效死朝廷今不為之聲罪致討是服天下之氣也宜
命四鎮分濟河淮以通兩京之脉而後塞井陘絕孟津拒武關以攻賊不難也陛下亦
宜縉紫親帥六軍則聲靈所至人切同仇今百司不稱行在而工作煩煩人謂陛下意
在偏安天下變生何以待之請命諸臣遠簡車徒某故額某新增水師凡幾陸兵有幾
連儲梁棟凡本幾何折色幾何主費幾何客費幾何選爾將帥孰為監督孰為分關誰
形勢孰為設伏孰為出奇修爾戈矛繕爾城壘得寸則寸得尺則尺天下大矣不忠
無人應進而出也又言不斬誤國之臣則不激報國之氣且及鉉政諸弊吏科馬相嘉
疏陳國本御史王孫藩言東南形勢並不納惟遣使北行冀通好高安圖疏一雜粹宮
於天壽山立陵園一割山海關外地一歲幣帛過十萬一國書宜稱可汗一使臣禮如
會典不屈膝議定而難其人給事中左懋第以母喪在北自請行詔加懋第兵部右侍

鄭都察院右會都御史經河北聯絡關東軍務而以降人馬紹淦降將陳洪範副之
總理聯絡之命又以舊勳紹淦乞罷之皆不聽類行言臣北死生未必願以辭國之身
得效一言願陛下聖復仇之志瞻高皇之弓劍則思成祖之陵寢何存撫江上之殘黎
則念河北山東之赤子誰卹勿以和議為必成勿以和成為足恃必能濟河而戰始能
扼河而守必能扼河以守始能制江而安遂行所寄金十銀幣十萬至泗州遇史可法
祭諸陵可法曰經理具文詔指在通和其速行乎故所見山東河北豪傑請效命者皆
不敢川廷臣亦惟狗故事以柳園諸役據陳洪範接河南劉宏起李際遇皆總兵
官儘金暨桓屯揚州增淮揚兵至三萬為固圍以杜宏城揚御藩半文殺下啓光寶國
南又以書招史可法可法上諸朝謂使權之略言辱承明教以春秋大義相責此列國
君薨世子未立有賊未討不忍死君之說若天下共主身殉社稷官皇子倖變非常
而猶拘不及位之說昧大一統之義中原鼎沸倉猝出師何以維系人心號召中外紫
清明紀事本末 卷一

陽綱目雖事春秋其間莽移漢祚光武中興不廢山陽昭烈雖懷愍亡國晉元嗣基
微欽崇崇宋高繼統皆於國仇未復之日亟正位號綱目卒以正統予之本朝傳世十
六正統相承自治冠帶之族繼絕存亡貴國昔在先朝夙膺封號戰在盟府此殿下所
知也又言契丹和宋祇歲輸以金給回紇助唐原不利其土地若乃乘我蒙難乘好聲
仇規此幅輿為德不卒是以義始以利終為敵人所竊笑貴國豈其然古人樹德務滋
除惡務盡今逆成未伏天誅謀知掩土西秦方圖報復此不獨本朝不共戴天之仇抑
貴國除惡未盡之憂伏乞監同仇之誼全始終之德合師進討問罪案中至於牛耳之
盟本朝使臣久已在道可法身蹈大戮所以不急從先帝者定以社稷之故傳曰竭股
肱之力加以之忠自可法今日鞠躬盡瘁死方休所以報也其後書屢至可法皆不
報萬元吉馳疏吳三桂牌至濟甯稱奉

大清攝政王旨取江南廷議款使已行不為意豪格兵入青州及東昌臨清冀鳳翔乘城
走王蔡永招兗州泰安復降豪格藉以兵入登州萊州總兵楊武等沿道路振飛方圍
蘆學禮於利運學禮潛降於豪格降將夏成德來接振飛解圍還成德陷蘆學禮振飛

以憂去田仰代之變反所為諸義兵皆散詔書又禁天下動王聞者解體時國賊黨出
繼陽攻李際遇行爲牌於東昌言以三十萬衆入曹縣金鄉寧將夏有光言賊關平陽
繼陽安太原紳士於西安略得其筵 秋八月史可法聞軍淮南遂及鳳陽光祿寺
少卿沈廷揚固請以海運舟爲水師衛長江不報至是或請自海道以兵北伐廷揚歎
曰果是策行願作前軍復不行而使運米十萬石餉吳三桂廷揚不可不許竟東兵備
道郭正中言北兵取山東地貴州巡撫范繼勳狀 評左慈第至滄州聞吳三桂已降
對平西王使人以安光帝冊命子之告行意三桂不發書以獻多爾袞多爾袞怒馬士
樊俱危繼勳各以越其志巡撫河南兼顧獨二州軍務 評馬史可法請山東河南江北能
守地衛民得檄爲官無遺本州刑部侍郎鄭寶世言疏賊人秦垂蕩東
南轉勝秋深出商漢則德便襄城出宋豫則魏江北兵民積怨民必迎賊以拒兵兵既
疑民而又畏賊上游之兵趨而下江北之民渡而南金陵備極何以堪此今古戰往紛
不謀實備不知諸臣置陛下何所前後所疏皆痛切亦卒如其言凌弱請乘機北伐亦
不聽委政羣小且夕荒淫遂爾逆案復東廠議者知必敗是月復贈吳三桂父母官命
清明紀事本末 卷一

王永吉戰罪督山東軍務時共知三桂降劉孔昭等以自飾 評馬使都督陳謙討叛將
鄭芝龍爲南安伯徵其兵入衛固遂以亡 評阮大誠既陳長江三要兩合十四陳疏命
爲兵部添設右侍郎尋晉食都御史巡視江防時阿濟格盡取山西地李過於府谷
走之降將楊方興陷濟甯明山東西地盡沒 九月高傑盡黃得功於儀真史可法和
解之 評四 以張福成爲都督兼事充山東河北總兵官實無能爲尋命黃斌卿屯九
江黃蜚屯蕪湖采石鄭國遠屯鎮江加玉之綱繼寇將軍鎮河南都督曹友義統黃河
水師命黃得功移軍桐院劉良佐趨歸德開封杜宏城諸軍屯廬州鳳陽池州太平移
金聲桓兵攻楚豫命凌駟駟駟河南北直軍務出白金十五萬使越其杰往河南募兵
屯田盡乾沒之以王深爲石金都御史巡撫登萊江東之地並沒 尙書黃道周鳳馬
士英日不入將立藩藩平乃受命陳進取九策報聞明年自請發馬陵廟行上疏今欲
東收齊濟北略漳河西取應安然後問洛陽掃成德之松楸上規天壽其道誠難誠得
一沈雲之將簡兵三萬資百日糧出賴糧之輩橋東驢戰車度臨河歷博興上鹽山抵
滄州千四百里間皆荒曠如城即惟臨河安邱樂安陽信之間稍可因糧登七晝夜力

則可自武清渡白溝祭十二陵而觀九廟還分爲二下臨清以收齊濟一下邯鄲以收彰德用力少而功其鉅不勝時監軍宋劬故臣民苟安江介非所以保江介諸臣苟存富貴非所以保富貴工科李清言天下財賦聚於京口二鎮養兵上川者惟蘇松

清竟豫成賦閩廣無幾徵餉於安撫兩撫常鎮鎮於京口二鎮養兵上川者惟蘇松江浙且昔以天下供天下不足今以一隅供天下豈有餘乎其言至晰不聽河南巡按陳潛夫入覲言王業不偏安山東河南未陷之地尺寸不可自棄其間堡寨大者萬餘小者十人皆引領以待官軍今四鎮之兵且數十萬而齊魯豫徐安堵誠命諸鎮以一軍出鎮一軍出清徐使天下知朝廷不忘中原之心則人心思奮更以得實鼓之俾自爲守而我以銳師濟之實則以耕急則以守汴梁義勇臣糾集之旬日可十餘萬容臣自將爲天下先則河南可復然後盡河爲固南略荆楚西控秦關北臨趙魏上之恢復可期否亦永保江淮此今之至計也兩淮之上何事多兵督撫紛紜非爲虛設若不外拒專意內守舉甲兵土地之利委之他人恐江淮亦未可保不報及還過其居一省其聽五日未開封以判決起最忠勇請以爲挂印總兵不許 丙午史可法疏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七

以李成棟充徐州總兵官賀大成爲藩標先鋒總兵官陸遜之爲大梁屯田僉事胡聯中知睢州冷時中通判開封李長康爲開封推官經略中原使所部總兵李世榮守泗州張天祿屯瓜洲許大成將忠實李棲鳳住睢寧劉際基住高家集張士傑住王家樓沈通明住白洋河馬應魁爲中軍副將顧大魁陶匡明爲旗鼓以胡茂植李木深爲高傑前鋒進軍開封以汪一誠爲參將以副使黃鉉主事何剛知縣吳道正分司糧餉知縣應廷吉軍前監紀又分諸汛地總鎮將利以宿遷至王家營號絕險自任之疏請備馬士英阮大賊忌之置不應從之亦不報惟使出師可法言不食之卒豈能殺賊並不聽由是益困又急諸臣職名位而以邊疆錢穀爲自贖或託病棄官去因言今日之勢必專主討賊復仇舍籌兵無義會台兵何無人材皆不聽以左懋第北行止邱福等於山東河北毋敢和事是月許都復亂平之降臣方大猷等自請事江甯修漕運聚糧收南運漕漕冬十月以降賊臣張縉孫繼賢北直山西河南河北軍務縉彥以兵部尚書降復逃歸倡言殺賊宏光帝信之使以原官爲總督便宜行事給事中李維繼劾之且曰總督何官顧界賊乎不聽久以降賊臣黃四琦監王永吉軍施鳳

來行營揚州一切奏報時湖北偏沅四川皆亂於賊後閩中亦蜂起津鎮賊犯汀州之古田鎮殺掠甚酷聚眾兒輩中沸湯糜之或列孕婦射男女爲笑樂復有羣賊自興泉入漳州粵中賊亦盛有賊稱國王總往來江西福建與諸賊應巡撫張肯堂等捕之劉澤清疏準塔兵在沂鄆輟糧沐湯沛縣邳州睢寧單縣開封歸德皆敵騎請使邱嘉濟海收登萊馬化約相水復即故清河城修守之馬士英請以隆慶接北使鎮王永吉以斗牛服暫之河上料理山東河北戰守侯左懋第歸請進止從之定江北督撫及四鎮額兵各三萬湖北總撫額兵萬京營兵一萬五千銀米三四十萬輕重勢失又無賴

左良玉疏承總將士餉且死之龍督黔兵萬里荷戈缺餉三月惟切實部臣始爲士英徵黔兵廷議備州官民相殺金聲等力劑之乃已越其至河南蕭反陳潛夫所爲貪黷以濟時開封故官開列奏數百劉濟起長之及格陽李際遇南陽蕭應龍皆爲潛夫所結是月應龍南陽及潯陽歸陽桐柏使其子三善告捷於潛夫潛夫飲之酒授以告身簪花鼓吹導出之三善喜過望卻謂其杰觀其賄及見駭坐詰之賈爲賊三善泣而去潛夫按諸劄皆列仗吹吹送迎其杰至閉不納其杰謂之馬士英義終微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八

潛夫遁以渡嗣代之是月閩粵賊攻雲霄破之官軍至賊走大埔高傑將王之綱入睢州傑發徐州之亂十一月史可法帥師北伐至鶴鎮諜報夏成德陷海州分道沐陽邳州遂入宿遷又陷豐縣知縣劉燧走死明日可法次白洋河使劉燧基李棲鳳援宿遷成德兵遁遂復宿遷越數日成德復以兵圍邳州推官沈冷之固守再使廖基往屯於城北成德兵屯城南遂謂冷之曰好守而城母爲人得相持半月而去廖基復續檢沐陽海州可法以告馬士英笑之劉澤清疏作據堡守河之說分王傑田仰王永吉汛自安東至於徐州誠蕭縣隔山於史可法開封歸德於越其杰左懋第歸議之俄田仰疏滿洲兵已入莒沂降將趙福星陷宿遷哨馬及贛檢沐陽乃命王永吉總督河防率澤清高傑以守張縉彥王傑分布河北移王濬駐淮上黃德功劉良在擇地而軍援宿遷史可法既戒期求中仗糧糈皆不得疏言三月已來陵廟荒蕪山川鼎沸遂成風竄一矢未加臣備員督師死不足責普晉之東也其君臣日圖中原僅存江左宋之南也其君臣盡力楚蜀僅保臨安盡偏安爲恢復之地未有偏安而能自立者大變之初黔黎飲泣紳士悲歌今暮氣矣提塘之報皆爾

清兵必南水則募檄曉諭軍分列兩翼而我河防百未一備人心渙散威令不行復仇之師不及於關陝討賊之詔不逮於北庭一似君父之仇置之度外遂使北朝加我憎逆我使臣調我境和議之事必不可成皇上即非食卑宮臥薪嘗膽尚懼不及況不然乎夫將之克敵者氣也君之收將者志也廟堂之志不奮則行間之氣不張昔少康痛心以出晉光武俯膺於河北率能繼服祚有萬方臣願陛下為少康光武不願左右之臣以晉元宋高為言也先皇而死於賊恭皇帝亦死於賊此千古未有之痛在北之臣死賊既鮮南方之臣討賊無多此千古未有之恥夫庶民之家父兄被殺尚思得而甘心況在朝廷顧可膜視納賄臣及諸鎮悉簡精銳直指秦關懸賞以待有為假便宜而責成效至於討賊復仇最苦無食使內庫一切催解悉供軍需其餘不急之工可已之費一切報罷左右貢獻朝夕燕衍一切謝絕蓋賊一日未滅即深宮曲房玉食錦衣豈能安享哉又言江北有四鎮有督師有按撫有中撫有總督敵寇若至何益毫末且憤諸將位崇無門志請責成進戰每一疏成輒環顧涕淚俱下聞者無不感激而宏光帝於廟門及皇陵災風屢地三震略不省而命太監為起潛督江北餉許黃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九

斌卿移軍安慶以避左良玉加叛將劉承允右都督遂亂廣西詳前初御史沈荃疏疏職場之情日變臣下潛香日深幾不知宗社孔棘國事附危歲餉所入六百餘萬淮徐四鎮及督師之兵費已二百四十萬江楚藩鎮督府京京口江浦之兵所需豈異淮徐小民賣女鬻男有司吸髓敲骨慮猶不足此非陛下臥薪嘗膽耶且北望山陵麥休無展中原河北淪為異域設東南更啓烽烟則稅駕何所至是以王永吉等久無功奮疏勸之日永吉失機之將先帝拔為總督乃不救國危奉身先賢張縉彥輝典中樞率先從賊如二人者即赤族亦不為過陛下屈法用之而遠巡觀望何以見先帝於地下昌平撫何謙失陷諸陵河道總督黃希憲山東巡撫邱德祖皆化龍豈容假臥家國詔還等釋永吉縉彥勿問以許定國北將軍印鎮守開封竟卒致離州之變詳前是月左憲第自北歸至滄州多爾袞使執之而縱陳宏範和議遂絕宏範已乞降且請南歸誘劉澤清等以降叛意第發狀馬紹倫降賊第抗節死

南 十二月

陳宏範至言北八日至延臣惟主抗節不合時勢使臣將命不能委曲以貶鬱宏光帝曰朝廷大費金錢期與賊何惟抗節我自強款和原不足恃

諸臣其誅焉厲兵以待宏範又運黃得功劉良佐陰乞降而請加恩其從官戴英勳之曰今正使陷敵而羣吏進爵不可乃止以邊事急詔王永吉防河北張縉彥防河南復風使李際遇任繼揚至河王之綱自水城至蘭陵許定國自甯陵至蘭儀劉宏起自祥符至汝州曹友義任邳州已張士儀任邳州已東際遇宏範已降降案不知史可法嘗議屯田邪宿使索士奇築黃河橋以段礮其礮綿長上又疎不能任重其客言不可不聽卒無濟馬士英後言北兵縱至賊勢尙強豈無後慮且赤墜三萬澗水八千足定江左況今兵力百倍於昔痛飲黃龍在諸臣之勳風耳淮遠侯常運請守九江又請自討賊不許大學士王鐸請視師江北以復仇為名亦不許惟使高起潛以勇衛營屯浦口日督師已行女為之舉有警而後行起潛亦不出史可法至夏鎮聞邳州被圍凡三日高傑劉澤清皆告急可法以兵援之詔旨亦至可法疏使旋利繼無成獨以全力禦賊今將分力以禦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一

非諸將之事而誰事乎聞外視廟堂廟堂視皇上尤望深恩痛憤無然泄者凡七上疏皆不報高傑至徐州程繼孔伏誅詳前淮塔兵自濟甯沂州兩湖三道進趨邳州豫親王多鐸自西北至於懷慶李際遇舉眾降引之自孟縣濟守將黃士欽等遁遂至洛陽張縉彥通沈邱史可法飛疏告北軍及我畿城一河今長驅而來日夕難保乞儲多伙以冀得功劉良佐屯頭屯高傑守徐沛戮力同心無分畛域猶恐東南半壁未可保也不報多鐸逼邳州軍書寄至宏光帝並不顧除夕居新宮宮不樂羣臣問故曰後官寧寂明年南郊復無新祥太監韓贊周泣曰臣以陛下思先皇帝帝考乃作此乎時冬至不郊天移之明年沈某宸疏論不聽夜半鳴鐘外廷皆異門門乃求假而演劇也宏光元年詳前春正月乙酉朔日有食之大風雨免朝賀史可法以軍飢勸斷酒肉乞罷不許袁繼誠疏元日者臣子稱觴之日正陛下臥薪嘗膽之時宜罷長夜之飲拍角觥之戲省土木之功節浮靡之費徹戒百日後私圖而急公仇疏入嘉之而不能川河南兩將劉鈞郭從寬以兵執長葛諸賊官劉洪起擊賊於襄城大捷先後凡斬三千級詔進洪起三秩胡茂積等次虎年張士英召江北兵入援可法疏北

兵部至宗社可憂大理寺卿姚思孝尙書寺卿李之椿工科給事中吳希哲皆請守江
北毋撤軍動臣鄧文昌詣宮門力爭崇光帝然之土英不可且促帶手書召可法可法
遂自浦口濟俄良玉死其子夢庚僭立主軍事連陷九江湖口建德東流至安慶太平
黃斌卿黃得功先後敗之於銅陵於五河之戰詔阮大誠率兵會朱大典防江上以
劉洪起為總督汝甯開封等處援剿總兵官改王永吉總督河防兼撫鳳陽淮安廬州
旋命兼撫揚州時羣臣多不入直孟夏時幸陪位亦鮮宏光帝不聞辛酉多錄發歸德
分道礪山亳州許定國導之至徐州李成棟奔高郵王之綱自高郵降多錄入徐州糧
知府胡勝思請急濟多錄望河勢欲殺之胡勝思曰日果有偏死未晚從之黃嗣爭
洋縣息而濟於時高傑軍還揚州史可法入援自歸德至山數百里第一本多錄進
人吓貽趙泗州未至二十里遺兵查浮橋守者燒之逼泗州守將李遇勳以城降遇
淮史可法次草鞋夾聞已破良玉軍請人調馬士英以淮撫總督可法雖還守徐州
州可法南向拜謁吳濟江內貢至六合備極艱難吳力舉救泗州次長儀諸將會計貽
車騎賈兩行三日微督軍糧方應過多錄兵力戰而死可法聞之憂自白洋河走揚州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高傑軍謂許定國至新開夜遁舟楫皆空鄭鴻逵楊文驄阻江擊之標將張天祿等在
屯所微之皆不至獨與劉繼基以二萬人城守援糧州軍申次藥數十萬皆失明日監
餉郎中黃日芳將胡朝友韓良也葉英海繼基皆以移糧之軍屯瓦窑鋪又明
日主事何剛以忠貞堂至方會食時兵與主射殺從人諸將大駭向友等擊之斬七人
廷吉等退屯邵伯胡李棲鳳嚴鳳將刻可法降可法正色曰此吾死所若等胡為欲
富貴者乎自便也兩人知不可遂叛降多錄自天長六合至揚州諸潰兵及張天祿韓
尙友等先降多錄得其舟凡數百艘繼基諸將良佐黃得功進屯賴毫以助之許定
國賊獲高傑於睢州以其部叛出降亟請南攻史可法躬自淮揚馳撫之是月阿濟格
入西安略定陝地等並甘肅下之明陝西甘肅地盡沒四鎮之亂二月以阮大誠為
兵部尙書猶視江防罷九江標兵餉六萬資繼成爭之不聽請罷亦不許加派福建餉
金二十萬以朱一瀾香助餉沒其田里一瀾走海中賊其子諸生長瀾拷之賄其一指
諸勳戚武臣請以助餉名告奸賊人家乃下詔捐助惟民所樂輸抄沒偶行之豈好人
獻媚之地給事中吳道復言諸處商民若詔嚴科而使給事中倪嘉慶等加瓜州撫徵

鹽稅史可法疏爭之不聽請以李本深提督高傑軍不許使高起潛安撫之盡其平返
揚州可法自勤無功報聞三月命總督何騰蛟督餉以黃斌卿挂征糧將軍
印鎮廣西方國安為總兵官挂鎮南將軍印防池口移黃得功屯廬州罷安徽巡撫以
朱大典為兵部尙書巡撫應天安徽軍務命趙其杰渡關守開封歸德以太監喬忠
總理兩淮鹽政尋以錢繼登為總理並視江防是月左良玉反阿濟格追賊出陝西途
至鄧陽巡撫徐光啓迎降阿濟格略湖北地沿江追賊至於武昌詳前多錄軍入虎
半分道南陽龍門為三路南陽副將李好過降乙酉多錄入鄧城又入西平劉洪起卻
入楚辛卯多錄入上蔡開封南北望風降王之綱還宿州李成棟還徐州已多錄兵
入歸德壬子多錄兵入潁州連敗家城欽和劉洪起以其部力戰光黃間疏督北軍之
來勢若破竹恐遺南系憂王水吉言徐鎮孤危何以保江北請使史可法衛允文共保
徐州不應府自植直登御座妄語白應元入颶風亦不省史可法在揚州與諸將分
汛地自儀徵天羅洲錄黃得功三拔河通東隸高傑軍自任西北門應廷吉諫不可請
移軍泗州陳慶庭制諸將然後北伐可法是之召水師將劉恒祚孫恒錢鼎于光至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江浦將會黃澤芳絕洪澤至盱眙值方良玉擊多錄軍日即其未定可破也可法慮不
敵不聽多錄屯軍班竹園以待砲別檄平塔等軍狗淮安期合揚州劉澤清田仰大掠
淮安走入海俄而多錄以砲攻揚州城墮可法為巨變塞泥補之多錄使降將李遇春
招可法可法數其罪遇春言公忠貫華更而不見信於朝死何益乎可法命射之已又
使人齎幣至可法不視並其人沈之西門允險身自任之丁丑多錄使人為黃強兵至
城中就之則反戈門城遂沒可法死之多錄屠揚州凡十日入瓜洲戊寅宏光帝召
羣臣議遷都錢謙益執不可馬士英以黔兵千屯鴨鳴山期走貴陽阿濟格自江西北
岸東入皖多錄至瓜洲謀渡老觀河編木乘風破壞京口城堞楊文驄言自賴之馬士
英捷偵者而賞文驄使於是報報寂然五月壬午朔以李彬巡撫河南其地已沒趙
之龍密使如多錄軍求降舉朝不知癸未左夢庚誘執九江巡撫黃繼威安徽巡撫張
亮降阿濟格兵逾桑木河而還良佐託勳王名大掠廬州鳳陽走淮塔自清河口濟至
高郵李成棟降淮安通州泰州皆沒丙午百官賀重午宏光帝以演劇不視朝分蘇浙
常鎮為二撫以楊文驄巡撫常州鎮江兼轄揚州沿海軍務當江南危急宏光帝猶選

事女於元服飲酒淫樂醫者小兒捕禽蚡稱上用人不敢犯官府內外一切惟屬士
英及小奄田成等指及還都職不決益斷士英曰使我為帝今若此將焉置我士英惟
特走貴屬為吳希哲所折與韓贊周盧九德謀下諸門鍵嚴啟而午門之 戊子大風
雨臺驛馬士英王鐸棄奕奕陳于鼎張捷陳璘張有譽饒謙益李喬李沾唐世濟楊維
垣秦繼張孫振趙之龍錢坫凡十八人密議於朝餘無聞者頃之李喬唐世濟大聲言
降志辱身亦不惜矣或叩諸其後則曰兵難急不足慮蓋密籍趙之龍以降宏光帝若
不知楊文國鄭經鄭鴻達居金山及江南惟日轟擊報捷多鐸亦取瓜洲開放舟入
江大發礮江水皆沸連夜乘几案薪香火亂流示濟而使使將舟自竹塘渡買標進
丑辨色達南岸升早嘯螺繞十餘卒守兵大潰文國及經捷徑達蘇州經湖邊走屬
軍力戰利守一無可恃不若親征濟則以保社稷不濟亦可全身不難召聚圖與諸飲
辛卯夜瀾三下啟通濟門出韓贊周從臺臣無知者宮女優監禁西華門內壬辰
疾風士英傳奉太后遺城中大風趙之龍封庫府懸示此地已歸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大清其各安集民不聽共出太子立之之龍鋼之 許太子是日宏光帝至太平劉孔昭據
城不之納宏光帝走矣已至蕪湖黃斌輝先運乃趙黃得功軍阻於總兵翁之璘舟得
功往見驚且泣曰陛下死守都城臣等猶可為力奈何信好人言輕舉至此臣軍雖
何以能處宏光帝曰舍卿無可恃者得功泣曰願效死謀奉之適浙江朱大興阮大鍼
亦至以為督師苦無糧餉紙署衙予之多鐸自丹徒金壇句容至南京軍於郊垣趙之
龍及降臣徐允得王鐸錢謙益諸人冒雨赴軍跪而泣多鐸受之使謙益入清宮因導
其兵自金川門入多鐸始信距宏光帝去十日矣內中多鐸入南京於是勳臣魏國公
徐川極保國公朱為弼陸平侯張拱日臨淮侯李鴻福淮甯侯孫維城靈璧侯湯國祚
安遠侯柳昌祚永昌侯徐宏府定遠侯鄧文郁項城伯常應俊大興伯郭存義黃督伯
劉允極南和伯方一元東甯伯焦夢熊安城伯張國才洛中伯黃九鼎成安伯郭永祚
關馬齊贊元皆降文臣蔡奕琛李沾邵之麟李喬朱之臣梁雲樞李緯陳于鼎陳正授
李景濂劉正宗張居仁陳之遴錢增陸則丁允之王之晉張孫振徐復揚袁宏勳王儀
數百人皆降多鐸受之宴之龍以牛酒使位朱國鼎上予以八寶貂帽貂裘銀鞍金鑑

之龍饒多鐸以鰓魚珍珠又大集梨園宴多鐸令諸臣去髮強武而不及文李喬言
服去其髮多鐸思之劉孔昭乘太平龍舟入海馬士英攻陷廣州通之浙多鐸使尼堪
屯齊追宏光帝過太平至蕪湖無一卒拒發引至荻港朱大興方國安先發杜宏城軍
屈黃得功為殿前行而追者至欲絕江北不得渡得功自刎死宏城軍盡潰將田瑞
馬得功共入宏光帝舟功以降維親負之登丙午屯齊執宏光帝入南京太后及紀從
民競門之多鐸與譚詢以太子及出走事不能對兩之江甯縣署之龍謙益為多鐸
諭蘇州杭州謙益屬文極言護兩京陵廟帝后梓宮及優待宗藩之德且曰誰非忠
臣孝子誠天命之攸歸知大事之已去投誠歸命保億萬生靈此仁人志士所為大丈
夫所以自決也幸三思而早圖之則予不信有如皦日之龍請以其私入黃家廟為安
撫使謙益使其私屬基副之狗丹陽常州無錫比下益南至蘇州甯遠及巡按御史周
元春通楊文國突至執家鄭殺之基走免文國亦棄城走 六月博洛兵入蘇州廣德
松江皆降其兵益南連下嘉興湖州甯波杭州劉洪起戰敗於汝甯走平頭寨死之於
是明河南湖北安徽南直浙西地盡降秋九月多鐸以宏光帝北去太后在道入水死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順治二年 國祚元春三三月廣西僧自稱宏光帝貴州巡撫念愚伯以告隆武帝謂
奉迎廷臣曰即原甫棄國亦尊奉爾無迎請理已知其僞殺之 夏五月宏光帝以內
間蘇松之間義師亦旋燼 蘇州
煤山殉烈字山元黃北望無君南中監國區區江左宜為夏之成旅爾臣使義
傅檄與師河北固有義兵山東望如時雨則兼旬以取孟達一軍直出中山兵之
計也時之應也僅能陳陳羅羅不飭徐宿之北無符籙之兵登萊之濱鮮劉寶之
卒陸祖汪黃而味軍如南宋日談淮泗實安於江沱可痛惜者一也不入陳子
龍之言不納滑夫之說不用凌嗣之謀不獨劉宗周之籌不從袁繼威之疏擊之
陳東宗澤飲恨徒然盆子聖公識見一轍可痛惜者二也王永吉張縉降者逆
者總督南河丁啓睿越其杰衛允文票且快者開府南河田仰楊文聰黃斌輝鄭
鴻達屠且儒者防制江淮此猶金歸河洛宋不守以韓岳而用李孟齊守聊城燕
不專任樂毅而顧周何況濟南清河視如敵國劉主辨周可痛惜者三也至於
調停四鎮擅裁計類擲沙變止治劉撫膺太息無可為矣嗟乎牛角山河據

支最苦是以背見戰敗失深州等縣雖存未快漢祚垂絕若若難也何
况奸佞盈朝奄豎亂政內空善士外擊師儲一二健將無過高傑王之網之流此
皆傾軋小憤解甲腹生草竊揚眉敢當爪士宜乎風聲鶴唳奔潰不遑長江大淮
拱手推讓受一姓不再興哉抑坐而待亡也且夫福王嗣明者也而或曰何人子
或更爲之詞君子謂綱鑑之意不載疑似之言至於人朝踐位廢改元亦不與
隆武水陸特委並紀何則年約德卜著烈龜著勳亂求才事戒膠執爵以降戮固
非高光之流報以親先福出貴陽之見何況迎少康於遷荒率哪哪以繫統紀年
之鑄固無可易君子不能爾山崇之得國正也得國不正則書少畧焉又其始末
茫爾况得過且過比擬庚申則非冥冥亡元之報曹彼繼元固有大誓半壁之
雄及至甲馬臨邊延坐儲金既如故降表先成抑叔賢無心近臣竊懼亡國大
勢蓋難爾耶將八月爲君備果定耶台城再入油屑青衣宗社是棄與機誰悔炸
刃幾來鐵索驚斷雄雖削臂馬復喪元而榮市招魂冰山絳錄未嘗不歎劉銀大
石亦足豪也顧江東王氣於此燼已

續明紀事本末

卷一

續明紀事本末卷之二

馬阮奸迹

江都倪在田甫輯

崇禎十五年夏五月以馬士英提督鳳陽士英貴州人巡撫宣大爲王坤勦勦罪流寓
南京同年生阮大鐵僞逆案亦附南京遂相結周延儒再召大鐵求用不可乃爲士英
貨廷儒以萬金延儒畏物議久之乃以士英爲兵部侍郎督督鳳陽大鐵仍失職
十七年春三月莊烈帝崩南京諸臣議監國時崇禎諸王遠莫致在淮安者福王序親
而失德諸王右贊登錢謙益及家事雷演祥以爲言且曰福恭王親神機幾廢大禍立
其子勢將修三案輒因天器張憤憤誓誓曰曠然之移樸使司法竟福王死不再馬士英
復利福王聞其惡願定策功爲諸司法立序以賢倫紀不可泥而臨結劉孔昭韓贊周
將福王使告路振飛振飛以外臣辭再告即法莫大器七不可答之士英遽反
其言可法以所以資金福藩其誰立且謂諸將黃得功劉良佐劉澤清合疏奉迎速取
僞儲張其更司法高安圖苦爲責不得已從之 甲申南京守備魏國公徐崇基等
將迎崇宏崇宏曰大器長兵部不肯署李沾阿士英威聲言公獨持議沾得以血灑公衣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矣孔昭復助之督大器無如何乃以福王告於廟 夏五月庚寅福王監國於南京明
日視朝靈壁侯湯國祥許戶部選授狀語復梓韓贊周叱止之監國福王不能開羣
臣亦不顧惟議奉王遂即位史可法及御史祁彪佳謂是舉也宜且緩示天下之衆以
公心乃少止 壬辰廷推劉孔昭欲與列史可法折之孔昭舉士英盛氣以競衆推鄭
三俊劉宗周徐石麒及諸人孔昭復舉阮大鐵可法有逆案先帝所定必不可乃以士
英爲東閣大學士兵部尙書都察院左都御史提督鳳陽如故士英方負定策功謂必
相間督鳳陽大怒謂入朝拜表即行擁兵南舟楫千餘焚掠淮安西門外路振飛王受
禦之三日乃定士英遂上疏勸進且以史可法七不可告可法始不安 壬寅福王
即位於南京韓贊周請使士英爲督師留史可法居守士英遽語可法曰吾自檢點超
平老回回筋力慙矣君鎮皖城樹奇績淮陽士民望如父母將帥者非公而誰又職高
傑等疏請之可法知不容亦頗慮士英不能守淮陽乃還謝曰東西南北惟君所使吾
豈私項踵以長寇仇乎 癸卯以馬士英爲兵部尙書入閣辦事士英遂與相又添一
子錦衣食事士英疏迎國母尊恭王位號選淑女移藩王皆逆宏光帝旨與朱國福通

勅路振飛龍之文選以侵餉遂問淮安士民訟之乃止以用仰代其私也受丁爾審賄
以為河南勸農則寇官覬莊元宸謂之不可以中旨授主事以折之俄加太子少保兵
部尚書時詔起廢籍而令誦案無照劉孔昭必欲薦大斌乃欲諸國臣酒謀逐張綱
旨湯國神趙之龍諸之台慎言薦吳仲鄭三俊孔昭勅之廷議武臣無與餘政理孔昭
益忿庚戌朝罷孔昭與國神之龍慎言為奸邪排抑武臣聲激殿陛羅萬象爭之孔
昭競不已舉刃逐慎言殺此賊慎言避之行大亂韓贊周大叱之乃納刃伏地
痛哭宏光帝責以宜和衷乃出復譴劾慎言詆三俊且言慎言迎立有一心不可不
慎者就辦國臣諸案案首四錄改其兩鎮衛非不用武臣票據參職由內
閣必並臨勅臣文臣可勝遂殺御史王孫養言奈何廷等家幸明日高宏圖言用人
言之職孔昭一手持之非所秘則為奸邪薦性稟擬實出自臣罪不減於慎言夫朝廷
尊於李勉天子貴以叔孫臣泰輔弼坐視宸階幾於訟庭愧死無地乞賜罷斥去日廣
亦求去宏光帝不能問便慰宏圖曰廣慎言而止然孔昭是舉馬士英實獻之史可法
聞之嘆曰無禍起矣疏言先帝用人無成心失往過有可原即諸臣謂不可何至痛哭
縉明紀事本末 卷一

呼聲絕滅法紀使廢縉紳卒益輕朝廷昔主辱而臣死今主死而臣生凡在臣下何能
無罪文臣固多誤國武臣豈盡失忠若各執成見文武水火國家朋黨之禍至此而開
臣不願諸臣在此也也遂不用會賞繼成大見言馬士英引高傑渡江宜使往輯宏
光帝謂此彼所不欲也乃止蓋自可法行孔昭士英益無忌宏光帝方以聚斂功進諸
勳臣內監祿湯湯國神孔昭韓贊周盧九德皆與國神典籍李模疏提者朝廷之
爭幾成鬧市原擁立之事皇上不得以得位為利諸臣何敢以定策為名必大慰先帝
殉國之靈庶膺陛下延世之賞至於絲綸有體母因大僚而過繁拜下宜嚴勿以泰交
而相越繁縷可借勿因近侍而稍寬然後綱維不墜威福自隆也報聞尋遷換河南道
御史模親馬阮狀曰不可為矣遂引去時宏光帝猶召對諭高宏圖馬士英等日廣國
家多故倚賴良多行政用人朕所未習卿等所論無有不從何可曹去宏圖因言慎言
清慎孔昭挾制及近臣貪竄狀宏光帝嘗欣亦知諸臣受賄出之補中誠可唾也馬士
英旋請增淮揚兵三萬亦從之及宏圖等相繼去士英當國遂不復詢外事 六月高
宏圖請開事擢漕江上避士英也宏光帝許之初阮大猷在南京談兵擊劒觀以邊

材見金壇周繼無錫顧景長揚楊延樞黃池吳應葵蕪湖沈士柱宜興陳良恭餘
宗壽諸孫萬泰等惡其人作留都防亂揭帖之大賊不敢出國子生魏學廉大中子
也大合穆昌期左光斗高攀龍及諸死奄禍者後出其証父冤血疏共讀之並就學廉
大賊大賊合刺骨益結士英孔昭及大監韓贊周李永芳時北都陷中官益南奔大賊
因贊周備結之日為督東林諸貴妃福王狀讓史可法等諸國信之修陳其材士英又
言大賊有邊將材山居移書定策魏忠賢敗聞其籍無大賊名宏光帝信之值宏圖
領江士英便以冠帶入陳用兵四策及長江兩合三要十四陳俱稱旨將退士英曰大
賊名在逆案實非其罪大賊即陳已枉既係順行魏大中左光斗舉朝皆謂
魏江諸貴先帝定逆案以還羣邪大賊即魏忠賢敗聞其籍無大賊名宏光帝信之值宏圖
若此大賊無用理已非納賄何必廷推宏圖卒不可且乞去矣日廣疏請見文忠
無術調和近親逆案撤職愧不能弭使先帝十七年之定力頓付逝波維新之時憤
此舉夫祖宗會推之典萬世行之而大賊起自內傳糾紛勅吏册昭然不可不
又創一術但求對面立談取官同登壇之戲劇下殿得志類勝之嘆夫先帝一機
縉明紀事本末 卷二

慮後舉以平書監國告廟文進明無他士英憾不釋是日於兆恆進逆案馬士英亦進
三朝要典以亂之 丙子巡按湖南御史黃樹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人朝謝面斥士
英不法狀淚與聲流宏光帝大感動顧高宏圖韓其識之且命謝近座前益數其罪
以笏擊之類與同死士英號宏光帝不應志孔助謝韓贊周叱志孔執之宏光帝使
姑退謝復疏士英十可斬罪略言風陽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巧卸重肩一可斬國步初
定人失必死士英總督三軍勞結安在動謂勸苦二可斬奉命討賊未出斬黃奉命討
賊未出壽春三可斬賊僞尙書周文江導之入謀下江南士英得賄以為添將四可斬
僞刻賊印謂黃鼎得之權雖謂將已亦上賞五可斬皇上嗣位天與人歸士英輒稱由
我六可斬生平至貪至污幸脫逆案一得志遂處阮大賊大賊居則匪類出則奸臣
士英獨言川行政必始大賊七可斬竊食兵家肥瘠乃自用將施恩悉云由我
八可斬馬匹器械營列私居不嚴宸蹕九可斬上得罪祖宗下得百姓十可斬宏光帝
語贊周士英如此宜退避士英僞乞休盡移其直衛之具出私府小卷田成張執中泣
上前言非為公不得立馬公去天下讓皇上為首恩且士英去誰念皇上者宏光帝默

據太僕卿謝陸上柱國三人已降時不能核復以錢謙益為禮部尚書協理庶事謙益以議立歸主與士英左懼禍更疏頌之士英引受職謙益復力薦阮大鍼當使其委奉簡牘之憾卒不釋 丙寅張慎言致仕去慎言屢求去且陳其歷官危厄狀又言偽官至陽城臣子投崖死國難家變痛無生理乃資以銀帛恩蔭許其去工部侍郎程註亦致仕去吏可法疏爭之不得馬士英更請權張捷稱其才 癸酉呂大器罷士英以定策惡大器李沾以張慎言故疏劾大器當迎立時紆回不進劉孔昭怒形於色臣面斥其非大器始俯首明日迎駕猶欲遲留且未定武臣封致敵殿上之爭宏光帝嘗朕遭百六何心於大寶定策諸臣朕已知之大器逆知士英等將啟逆案人遂劾士英擁兵入朝觀留政地逆案先帝手定者悍然不顧欲躋阮大鍼於中樞且士英何功條而尚得宮保金吾世隆其子鋼吳為都督女弟之夫未履行陣遠使總戎姻姻田仰越其杰楊文驄先朝罪人豎登廳仕夫鄭三後吳姓臣不謂無一失而端方直諒終為四海之歸士英大城臣不謂無片長而邪惡奸回必釀無窮之禍宏光帝以和衷恩之且令進逆案士英憤甚劉澤清阿士英指譴大器為張捷鄰之時張孫振振光斗大器致仕去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忠後患以手書監國告廟文進明無他士英憾不釋是日唐兆恆進逆案馬士英亦進三朝要典以亂之 丙子巡按湖廣御史黃樹承天守備太監何志孔入朝謝而斥士英不法狀淚與聲流宏光帝大感動顧高安圖書卿其識之且命謝近座前益數其罪以笏擊之願與同死士英號宏光帝不應志孔助謝言韓贊周叱志孔執之宏光帝使姑退謝復疏士英十可斬罪略言鳳陽國家發祥之地士英巧卸重肩一可斬國步初定人矢必死士英總督三軍勞績安在勳勳苦二可斬奉命討賊未出斬黃奉命討賊未出斬春三可斬賊偽偽借周文江導之入謀下江南士英得賄以爲案將四可斬偽刻賊印謂黃鼎得之權權副將已亦上賞五可斬皇上嗣位天與人歸士英輒稱山我六可斬生平至貪至污幸脫逆案一巨得志遂薦阮大鍼大鍼居則匪類出則奸臣七可斬獨霸人行行政必始大鍼七可斬食兵家肥兵瘦乃自用將施恩悉云由我八可斬器器械營列私居不嚴宸蹕九可斬上得罪祖宗下得罪百姓十可斬宏光帝器贊周士英如此宜退避士英乞休休移其直衛之具出私賄小奄田成張執中泣上前言非為公不得立馬公去天下讓皇上為背恩且士英去誰念皇上者宏光帝默

然成即令士英復入直知謝倚左良玉不能問惟責志孔罪又偽稱士英為乞恩有雅量並志孔免之謝復上疏劾士英詔使還楚少府事徐亦劾之不報謝當陳時政凡七日辨人才課職業敦實恭勤廉恥核名實納忠讜破情面尤以恩仇朋黨為言柳昌祚劾江東林魁巨與復社奸人張采華允誠楊延樞顧吳為狼狽困果其討金陵檄中語以證之然士英頗知辨疑其疏亦去 秋七月以張有譽為戶部尚書有譽清望士英將為大鍼地結田成張為之高宏圖言有譽宜用中旨必不可行與給事中章正宸封還詔書曰陛下知內批之故乎鄙夫患失乞恩內庭線索關通巧為之說先帝已誤陞章容再誤不聽昌祚又受士英指薦大鍼正宸力爭且乞放歸士英惡其轉正宸大理寺丞使不得言陳之龍亦言惡勅封前轍固在異日邪奸乘間臣等聽之則傳門開爭之有例矣願陛下慎持之亦不聽 詔定從逆諸臣罪阮大鍼畏妨已以北都降臣頗預清流倡言彼改逆案吾為順案以偶之以李自成偽號順也馬士英遂劾陳鼎舉周鍾光時亨諸人鍾弟鍾無與其事以議立潞王亦人之法司擬罪士英等謂陳名夏周鍾緩決為非是命再議 左都御史劉宗周以國仇未復辭職自稱薌孤

續明紀事本末

卷二

五

臣疏陳四事馬士英阮大鍼高傑劉良佐皆惡之宗周知不容抗言陛下龍飛淮甸天寶予之乃以屠躍微勞晏然入閣晉中樞者非馬士英乎於是李沾劉孔昭譴然相訟羣陰且翻然起矣僭知兵之名則逆黨可升寬反正之路則逃臣可引而閣部諸臣次第去矣高傑一逃將而奉如驕子則士英翼之劉黃諸鎮分藩江北則高傑倡之京營祖制皆畀勳臣皇上即位即有肅九德之命士英不得辭其職據之兵戈盜賊皆小人氣類而生而小人與閣臣往往相為表裏自古未有閣臣用而將帥能樹功者惟陛下首辦隆陽消長出士英仍督鳳陽總理諸鎮即史可法未即還亦當自淮而南居河南開募府與士英犄角京營提督宜急變之書之史冊為宏光第一美政詔褒之促其入士英大怒即日乞休且揚言宗周所稱不用新命宗室朱統緒譴劾宗周謂鳳陽以罪宗處上已與史可法伏兵丹陽立潞王會浙江巡撫黃鳴駿次京口其標兵與防將關士英懼信之劉澤清等疏又至 舉朝駭愕高宏圖請論和衷宗周始受命陳子龍疏憲臣道恐復生異同使陛下有疑畏君子之心諸臣有同歸之志將誰與寄不瞻時福府故監臨尚忠田成張執中子弟競極官蔭劉孔昭徑以降賊宰相錢位坤

萬馬士英阮大鍼甚惡姜曰賢必去之使朱國弼劉孔昭文刻爲黨值議復廉衛日廣
謂廉衛不除宗社且不可作祁彪佳再疏爭日廣擬旨俞之不從則自疏爭之士英大
鍼益怒孔昭既思以田仰代史可法又惡日廣朱統繼帝其指劾日廣於定策時有二
心詞及張恒言呂大器史可法宏圖擬按統繼罪宏光帝入士英等請厲聲責統繼宗
室何可重罪而責宏圖請召史可法爲非是越二日統繼再劾日廣五罪請極譴議日
詔置劉士禎王重楊廷麟劉宗周陳必謙周繼當演祚於獄其疏皆大鍼草不自通政
司入給事中冀彭年謂非制劉士禎言日廣勁骨懸性守正不阿居鄉立朝確有公論
統繼何人不由臆司飛奏越皆皆不聽惟言朕選百六之運復值文武交爭異同日茂
水火不化才就將興天下事不堪再壞士英等卒不懼宏圖再請召可法入直不報遂
乞休士英矯旨詰責之宏圖益求去八月晉馬士英太子太師武英殿大學士予廢
世英欲假危疆名使阮大鍼巡撫河南衆不可乃以越其杰爲之其杰士英妹倩以貧
敗起自廢籍至是使開府阮大鍼澤清薦張捷徐宏基阿之復疏薦捷遂以中旨起捷
吏部左侍郎鄭革正宸爭之大理寺卿姚思孝亦疏諫士英矯旨責之阮大鍼既切齒於

周鼎以雷演而出姜曰廣門並逮之至是主下之獄及事急鑄賜陳其衷以誓衆求解於焉士英阮大鍼已使邊者日頃鑾遠爲所得丹衷坐綢御史羅萬爵疏詆鑄傅及東林人始阮大鍼雖名對張慎言高宏圖以力爭士英爲遲疑屢思以中旨爲大鍼地卒不克至是竟以大鍼爲兵部添設左侍郎衆人言蓋柳昌祚薦之劉宗周疏大鍼昔爭更垣死魏大中卽才果可用臣猶慮其病世且故事九列必延推中旨頻頒糾封之漸大鍼進退實係興亡又嘗言逆案中律則彪虎之類勢將半反三年無改之謂何熊汝霖言大鍼果知兵當置之於外若優游司馬則添注何爲且言恥使四方猶見臣名皆不聽大鍼尋兼僉都御史巡視江防疏天下事盡壞於黨人今不堪再而若上封疆一己性命竟置不顧惟從事於搆陷之場先帝非喪邦之君諸臣必結黨以蔽之黨散而高皇百戰之基先帝一家之命破壞崩隕矣把持之臣卒亦不免於拷掠其傷心從賊狼狽逃回者天誅不漏已亦何益之有其積怨如此其黨遁之龍目不識丁李沾使疏爲莊烈帝請廟號而謂帝實無可思其無狀又如此九月浙江布衣方靈疏劾焉士英下之獄劉喬周降於張獻忠黃國急捕之士英入其館使復爲錦衣因使詰問

疏辨王英劾之又使朱盛濃劾劉毅制辱宗貪賄激變內地遠樹不至下刑部達者亦不至王英不得已免其罪而擢盛濃池州推官阮大鍼以舊隙逐原任尚寶寺卿黃正賓甲午姜曰廣罷日廣旣被污御史陸則黃日鼎復劾其與劉宗周徐石麒欺君爲惡劉澤清亦攻之袁繼成爲疏辨不聽日廣力求罷許之明日陸辭言臣得罪權奸幸歸田里臣去皇上宜慎國事王英大怒詔爲賊叩首乞休而類以覈戴言日廣叱曰翼戴豈大臣居功地王英嘗汝立潞王功安在帝兩解之日廣旣出王英追貶之與冒而罷之未劉宗周罷宗周再乞休許馳驛歸類須行疏五事曰修聖政振王綱明罰是固邦本多則憂懼出都之日王女乘輿給事中吳楚陳五事曰修聖政振王綱明罰是固國法明賞罰肅汝彛統臣規今日時勢即偏安未可卜也兵餉空乏易爲盜賊所乘是總之正元黃交戰始以勸臣繼以方鎮恢復固圉之不購而乞歸職者其數矣臣猶粘貼諫臣又以藩疏率率輔么瘡之臣誰爲道使且撫督嚴密必不可使先帝無憾惟此一節未免府惡又言先帝篤念宗幾今何以國治不肅洗帝陰重武臣之罪臣等職雖微猶先帝委任勸臣今何以使客氣盡屏先帝簡任內臣今何以使柄無旁撓先帝

擢用文臣今何以使賢者常用於人土英人忽延諾諾作三月水復後言華語論曰新宮府揣摩日熟日少幸卿武慈廢廷推四品監司竟無要尹一人米用舉朝目爲黨人一官外遷當事皆爲可殺與白充旌言紫禁路六朝作難復見今時獨不思他日稅駕之地乎不報俄莫職疏留宗周亦不報叙江北歷年功再進士英少保兼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世襲鎮衣金事 史可法疏用大錢者以才爭大錢者以逆大錢卽可用何必罪爭者不可用當從羣議不可以一人敗天下事不聽 馬士英既令童生納銀凡上戶五兩中戶四兩下戶三兩得應提學道試澤陽知縣李思模不應奪五級又開助工例武英殿中書九百由文華殿中書十五百內閣中書二千兩待詔三千兩按貢千兩推知銜二千兩監紀職方萬千不等把總游擊叅將都督各數十金不等都中赴者如狂民間爲都督請街走職方賤如狗之詐然入官者惟兩殿中書及改貢銀其他及追蔭起廢之金皆入士英等家御史某徑詣士英以賄賂餘金助公費不省尋復稅酒斤一錢又徵洋船稅其數不一民間云播盡江南銀填塞馬家口 許都繁復亂阮大鍼謂左光先激之詔逮光先及前東陽知縣孫篤栗祁彪佳疏光先出境